

国际联盟史

上 卷

〔英〕华尔脱斯 著

汉敖 宁京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国际联盟史

上 卷

〔英〕华尔脱斯著

汉敖 宁京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北京

F. 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Volume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York Toronto
1952

国际联盟史

上 卷

[英] 华尔脱斯著 汉敖、宁京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KZ>统一书号: 11017·197

1964 年 1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385 千字

印张 16 10/18

印数 2,001—3,060 册

定价 (10) 2.50 元

中譯本序言

《国际联盟史》是一部論述国际联盟从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时起，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瓦解时止将近二十年的活动的著作。在这部书里，著者除了回顾十九世紀初叶以后资产阶级的关于国际和平組織的思想和計劃以外，主要是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和成长年代(1919—1923年)、稳定年代(1924—1929年)、冲突年代(1930—1936年)和失敗年代(1936—1946年)这几个阶段来叙述国联的种种活动的，特別着重于論述 1924—1936 年这十五年期間的一些重大国际問題。实际上，国联在 1939 年底已經崩潰，著者硬要把国联的历史拉到 1946 年以便与联合国的成立相銜接，这是著者牵强附会的地方，但他也只能用十四頁的篇幅來說明 1939 年以后国联垂死时期的凄凉情况。全书分上下两册，有六十七章之多，是迄今为止资产阶级出版界出版的关于国际联盟历史的比較系統、比較詳尽的一部著作。

著者华尔脫斯出身于英国一个保守的家庭，受过典型的英国资产阶级教育(伊頓公学和牛津大学)。从 1933 年起，他开始担任国联助理秘书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国联秘书厅中最重要的政治科科长，达七年之久。在 1939—1940 年，他还一度担任国联副秘书长。由于长期担任国联秘书厅的高级职务，著者非常熟悉国联的内部情况，实际上他亲身参与了国联这个时期的一切公开和幕后活动。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他在为了編写这部书而住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的三年时间里，有可能得到尽量利用国联的档案和有关資料的特殊便利。这也是这部书能够提供比較丰富的材料的緣

故。

作为国联这一帝国主义强盜組織的高級人員，作为英国派往这个組織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英帝国主义服务的人物之一，华尔脱斯在叙述国联的历史时，尽管力图装作客观公正的样子，却到处表现出他的帝国主义立場和观点，因而不可能对于国联的活动作出正确的評價。这部书自始至终表现出，这个曾經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献給国联的著者所設想的是通过国联来为帝国主义效劳。他妄想利用国联的騙局来恢复帝国主义統治世界的旧秩序，挽救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免于死亡。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幻想終归破灭。国联的历史証明，国联的可耻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著者除了透露出惋惜之情以外，别无他法可想。这部书可以說是他个人对国联事业的一篇挽歌。

著者在这部书头三章里主要是提出自己对于国联的基本看法。在这里，他极力为国联涂脂抹粉，把它捧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和平組織。据他說，国联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人們为組織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第一个有效步驟”；在他看来，国联“不論在成功或失敗的时候，始終以宪章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向往和平和一个合理組織起来的世界的热望”（中譯本，上卷，第1頁）。他为了美化国联挖尽心思，甚至不惜引用了当时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之一南非史末資將軍的話，說什麼国联是人类追求和平和防止战争伟大理想的体现。用这样的看法来叙述国联将近二十年的活动，著者就自然多方設法歪曲事实，以便为它辯护。

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是贏得这次战争胜利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为了維持它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統治、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和鎮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而建立起来的組織。由于美国拒絕批准凡尔赛条約、不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

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成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掌握而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革命工具。早在国联成立后不久，列宁就指出，这个臭名远扬的“国际联盟”企图瓜分管理各国家的权利，企图分割世界”^①，他又指出，国联“实际上是一群你抢我夺的强盗的联盟”^②。毛泽东同志也早在 1926 年初就指出，国际联盟高举着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③。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国联的性质和作用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国际联盟史》著者怎样用尽花言巧语，总也掩饰不了国联的丑恶面目。

为了表明自己是国际和平组织，国联盟约上用了不少漂亮的言词，什么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啦，什么和平解决争端啦，什么制止战争发生啦。甚至在盟约第八条还有这样的冠冕堂皇的规定：“国联会员国承允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缩减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自从成立以后，国联一直叫喊着裁军，一直在研究裁军和安全的关系，这部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描写国联这方面的活动。裁军叫喊了十几年，有时搞得很热闹，但是，实际情况怎样？结果怎样？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一面叫嚷裁军，另一面却疯狂地扩军备战；结果是，1939 年终于爆发了帝国主义大战。斯大林早在 1927 年就彻底地揭露国联这个帝国主义强盗窟所干的勾当，它用空话骗人，它所进行的是军事准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08 页。

②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91 页。

③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 卷，第 4 页。

备、扩充武装、組織新的軍事联盟、发动新的世界大战。^①《国际联盟史》这部书在这方面的叙述无论怎样躲躲閃閃，毕竟不能不暴露出帝国主义裁軍是彻头彻尾的騙局。

国联作为帝国主义外交工具，在它将近二十年的活动中参与了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英国政府曾經直言不諱地宣称，国联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附属物”（中譯本，上卷，第388頁）；法国政府也公然表明决心利用它作为“推行凡尔赛体系的有用的工具”（同上，第514頁）。从国联的活动中，可以部分地看到帝国主义各国勾心斗角的外交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国联的历史构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著者在叙述这段历史時間或說出几句表面上公道的話，目的是騙取讀者的信任，似乎他是客观的、公正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着矛盾，在这些矛盾支配之下，在著者的叙述之中，不免暴露出事物的部分客观真相。但是，著者坚决站在帝国主义立場，在全部著作里是一貫地运用帝国主义观点来进行叙述和解释的。

著者是爱憎分明的，爱的是帝国主义，憎的是社会主义。在国联存在的时期，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联始終把它的侵略鋒芒針对着苏联。著者出于对苏联的憎恨，虽不敢公开謾罵，过分暴露自己的立場，却运用自以为巧妙的手法歪曲事实，污蔑苏联。在国联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国联为顛复苏維埃政权的工具，当然把苏維埃排斥在国联之外，而对于这帝国主义进行罪恶勾当的工具，苏維埃国家当然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著者竟然毫无羞耻地宣称，当时国联关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238頁。

国家，曾經打电报給它表示願意充当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世界各国建立邦交的桥梁。接着，他在这里就含血噴人，說什么这个“崇高”的任务之所以沒有完成，是由于苏联的“不现实”态度，其后果是“苏联政府失去了一次少有的机会”，自吃苦头；而且还大言不慚地說，这次国联在給苏联的电报里虽避免使用政府这个字眼，但是远比莫斯科通常接到的电报更接近国际礼貌的标准（中譯本，上卷，第 110—112 頁）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美英帝国主义的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苏联为了制止侵略、捍卫和平，认为国联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場所，因而于 1934 年 9 月經国联会员国的邀請加入了国联。苏联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态度是举世所公认的，著者不得不虛伪地恭維几句。但是，他恶毒地說，苏联自从加入国联以来“一直是国联的可靠的支持者”，从而达到污蔑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不同的目的。1939 年 12 月，国联行政院无理地“开除”苏联出国联，这是国联最后崩潰的标志。在处理苏芬战争这一問題上，国际联盟作为一个組織以及华尔脫斯作为这个組織的领导人之一，最后一次赤裸裸地表现了自己的疯狂帝国主义本性和极端仇視苏联的态度。1939 年前后的芬兰是帝国主义陣营内部各个集团的宠儿，英美宠爱它，德国也宠爱它。因此苏芬战争的爆发激起了帝国主义全国統治集团对苏联更大的仇恨。国联不敢过問德国和波兰、法国、英国之間的战争，但却欣然插手于苏芬战争，并且利用自己的所有宣传机器，乘机煽起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程度相当深刻的仇視苏联的运动。著者在論述苏芬战争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矛盾：一方面逼于事实，不能不承认苏联的行动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强烈地譴責它犯了罪恶性的錯誤；并竭力为国联的援助芬兰的努力吹嘘，說它多多少少減輕了芬兰人民

的苦难，称道这种努力富有理論上的重要性。因为据著者胡譔，这种援助体现了“国联朝着給予一个……被进攻的會員国以积极援助的方向走了最大的一步”（中譯本，下卷，第400頁）。如果我們想到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先后被并吞时，它們并没有得到国联任何援助，而当日本、意大利以及德国在三十年代不断发动大规模的軍事侵略行动时，国联却听之任之，那末，这些事实和国联以及它的这部官方历史的著者在譴責苏联上是对历史事实多么大的嘲弄啊！

著者对于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有刻骨的仇恨，尤其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蓬蓬勃勃发展着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难遮盖自己的仇恨心情。他对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处处加以污蔑和抨击，而对于勾結帝国主义鎮压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則尽力加以辯护和美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国反动統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这是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中国这块半殖民地的結果。著者存心不提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妄图把这种混乱的局面归罪于中国人民。他竟然无耻地宣称，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对于中国有“良好的意图”，只是“找不到办法来把这些良好的意图付諸实施”（中譯本，上卷，第372頁）。很明显，帝国主义国家的意图是要使中国淪为帝国主义直接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如果这种意图实现，中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著者看来，最好是英国的殖民地。当然，帝国主义的意图和著者的願望是无法实现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斗争，终于站起来了，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統治，肃清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著者在写这部书的时候除了叹息不已以外，别无他法。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武装侵略，侵占我国领土东北。著者用了两章以上的篇幅来叙述“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中国时国联的活动。誰都不能否认日本是侵略国。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于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在美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依賴国联，把日本侵略当作“中日糾紛”提交国联解决。国联干了些什么呢？除了无休止的“討論”和空空洞洞的“決議”以外，实际上，国联还起了纵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使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成为既成事实，从而寻找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間妥协的途径。著者不敢揭开真相，在“九一八事变”一章里只叙述了一些枝节的事情，硬說国联站在正义的立場上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参看中譯本，下卷，第44頁），这純粹是騙人的鬼話。国联派了一个李頓調查团到我国东北进行“調查”，經過一年左右向国联提出一个《李頓調查团报告》。《国际联盟史》著者华尔脫斯与調查团团长李頓同为英帝国主义的忠实工具，于是得意忘形，大言不慚地說，这个报告在发表之后“立刻成为，而且今天仍然是它所处理的問題的非常公正的权威之作”（中譯本，下卷，第35頁）。著者就是根据这个报告來說明日本与中国东北有“密切关系”，来断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因”。事实上，这个臭名远揚的李頓調查团干了什么勾当呢？如前所述，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强盜联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派遣李頓調查团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計劃瓜分中国和鎮压中国的革命运动。《李頓調查团报告》在歪曲事实之后，提出极其荒謬的建議；它认为“恢复原状，并非解决办法”，它建議“設立一种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并且提議中日締結新商約，使日本获得更多权益。著者所謂“非常公正的权威性报告”原来就是要求把中国东北奉送給日本帝国主义，为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創造条件；原来就

是劝导国民党反动政权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勾結日本帝国主义，共同鎮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这样的著者表现出他爱的是帝国主义，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为了替英帝国主义辯护和吹嘘，特別卖力，就是像张伯伦之流公开同納粹德国勾結为举世所唾弃的人物，他也用“小罵大帮忙”的手法掩飾一番。甚至对于一切法西斯国家以及罪大恶极的法西斯分子，他都笔下留情，只加以溫和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在这部书中到处推崇美帝国主义。极端虛伪又极端恶毒的威尔逊十四点被他描繪成为伟大的世界和平綱領。他极力宣传，美帝国主义“沒有耀武揚威的願望，也无意扩张領土”（中譯本，上卷，第 81 頁）。这种不顾事实而为美帝国主义丑恶面目涂脂抹粉的做法，在这部书里曾一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和美帝国主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美国沒有直接参加国联，著者认为这是对国联的一件最大打击，“这件事的影响是無論怎样估計也不为过分的”，“行政院和大会的权力和影响，由于沒有美国而遭到直接的損失是重大的，这种損失的影响注定要在以后年代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譯本，上卷，第 82, 83 頁）。在他看来，国联非由美国领导不可，而且公开表示，这是他在国联秘书厅努力的方向，也是整个秘书厅努力的方向。因而，整部书就充滿着这样的幻想：如果英帝国主义力图单独控制的国联再有美帝国主义力量的领导，这个帝国主义的組織就可以取得世界霸权，統治全世界。著者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写这部书时这样恭維美帝国主义，正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的地位和英帝国主义統治集团为了依賴美帝国主义来挽救自己的命运而甘願充当美国的一个小伙伴的政策。

上面远不是《国际联盟史》这部书全部內容的詳細批判，只是

指出著者写这部书,有他自己的立場和观点,而这种立場和观点是貫串于它的全部內容的。当然,在有些問題上,著者于大量事实面前被迫也不能不作出一些差强人意的論述。国联的历史,就它本身來說,是一部失敗的历史。华尔脫斯把国联的失敗过程描繪得相当細致。这部书可取之处是著者利用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对国联从成立起到瓦解止的全部活动作了系統的叙述,使人們对于国联的历史可以获得一个比較完整的輪廓,特别是书中所包含的材料,有些是一般不易得到的,如果加以科学的鉴别和分析,有其可用之处。因此,《国际联盟史》这部书的观点虽然是反动的,然而对于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交活动,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君 实

1963, 11, 22

目 录

小引	3
第一部 国联的建立	4
第一章 序言	4
第二章 国联的起源	7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联盟思想	20
第四章 盟約的草拟	31
第五章 盟約	48
第六章 美国抛弃了国联	77
第七章 秘书厅	87
第二部 成长的年代	94
第八章 和会以后的世界	94
第九章 行政院第一次會議	100
第十章 第一次大会前的行政院會議	113
第十一章 日内瓦：第一次大会	131
第十二章 国联的财务	149
第十三章 第二年	156
第十四章 上西里西亚和阿尔巴尼亚	175
第十五章 华盛顿和热那亚	187
第十六章 国联机构的总輪廓	195
第十七章 第三届大会的乐观气氛，拯救奥地利	233
第十八章 裁軍問題的第一阶段	249
第十九章 欧洲的新糾紛	264
第二十章 科孚島	279
第三部 稳定的年代	292
第二十一章 形势的轉变	292
第二十二章 議定书	304

第二十三章	德国仍在犹豫	314
第二十四章	議定书被拒絕,洛迦諾条約	320
第二十五章	稳定时期	333
第二十六章	希腊-保加利亚危机	351
第二十七章	德国参加国联,巴西和西班牙退出国联	357
第二十八章	中国和国联(第一阶段)	370
第二十九章	新的行政院和洛迦諾国家	378
第三十章	未参加国联的大国	392
第三十一章	裁軍,挫折和拖延	406
第三十二章	和平組織	424
第三十三章	西班牙回到国联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問題	436
第三十四章	政治爭端:保护少数民族問題	445
第三十五章	太平时代	462
第三十六章	經濟事务:大萧条	474
第三十七章	民族主义的复活	487
第三十八章	行政院的两次重要會議	500
第三十九章	国联在困难中	514

小 引

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最誠摯的謝意，該会在获悉我着手写这部《国际联盟史》的时候，慨予資助，使我能够在外汇困难时期在日内瓦度过最近的三年，并且使我有一位秘书以全部時間帮助我工作。我也要對倫敦皇家国际問題研究所表示深切感謝，因为，首先，該会同意为我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贈的款項；其次，又邀請了 J. L. 布賴尔利教授和馬丁·韦特先生担任审讀本书原稿的繁重工作。他們的意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忱。

但是，我还要特別感謝阿瑟·斯維策——“我西方天空的弟兄”，因为他始終在需要的时候給我以帮助、忠告和鼓励，沒有这一切，这本书恐怕永不会开始、繼續或完成。

F. P. 华尔脫斯

1950 年 1 月于日内瓦

第一部 国联的建立

第一章 序言

“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诞生了。”伍德罗·威尔逊說着这句话向巴黎和会和全世界提出了国际联盟盟約的第一个草案。对国联未来命运抱着希望或敌意的許多預言都注定要落空的，但是当时威尔逊言簡意賅的預言却終将成为事实。国联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过了盟約所宣布的道德和政治信仰；并且也超过了盟約所建立的一些伟大的政治和法律机关。由于人类意志的創造性努力，国联的宗旨和机关結合而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它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而誕生的；它经历了成长、成功和具有威望的阶段；它曾經引起人們的爱，也曾經引起人們的憎恨；也曾經遭遇挫折和失敗。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追溯国联在肩負人类大部分希望和命运的二十年多事之秋的盛衰情况。

虽然国联的生命短暫困兀，它的成功如曇花一現，結局也不光彩，但它在历史上一定会永远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国联是人們为組織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第一个有效步驟。在这个秩序中，人們可以超越国家传统、种族差异或地理上的阻隔看到并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組織，因为它所依据的只是人类許多世代以来一直在慢慢地努力追求的理想。但是它引起了一个空前规模和空前迅速的跃进，同时还引起了国际关系行为方面的非常变化——原則的变化，方法的变化，甚至还有形成輿論基础的一般信念的变化，在这一意义

上国联是革命性的。有些变化是这样彻底，以致人們已經忘却自从它們初次发生以来只不过短短一世代的时间。

在国联成立以前，無論在理論和实践上，大家都认为每个国家都是判断自身行动的唯一和最高的裁判，因为国家再不服从任何更高的权力，对于其他国家的批評甚或质問都有权表示憤慨。这种概念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現在已經无人怀疑，并且也永不会再有人怀疑，国家的組合体無論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有权討論并判断每个成員国的国际行动。侵略战争是对人类的罪行，联合起来防止侵略战争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利益，也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这种想法無論在什么地方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的确，接受这一原則只是向实际消灭战争方面迈进的第一步，但是它的后果已經深远地影响到各国之間的国际关系和每个公民对一切外交政策問題的态度。近来对小国权利的尊重；对实行社会和經濟事务合作的必要性的新認識；在最严重的外交問題上也进行公开辯論的习惯；国际文职人員的組織——这些都是在不到二十年的时期中发生的巨大革新的例証。这些因素还没有充分发挥它們的效力。国联作为一个工作机构来說是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它所努力促进的理想，它所引起的希望，它所制訂的方法，以及它所建立的机构，都已成为文明世界政治思想活动的重要部分，它們的影响将一直存在到人类消除国家和民族界綫的融洽无間的时代。

对一般老百姓来說，国际联盟的建立似乎是一个嶄新的实验，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它所依据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原則都是一些先进人物在一百多年的时期中宣布过的；它的組織形式也是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从民主国家通常的組織发展而来的。尽管如此，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压力引起了非常深刻、广泛、迅速而深远的变化，这造成了在